

## 《圣经如是说》

### 4. 人是有责任的

全部圣经都清楚地教导我们，神是有主权的。全部圣经也清楚地教导我们，人是应当负责任的。哲学家与神学家都煞费苦心努力想把这些教训彼此调和起来，但他们终归失败。对于头脑有限又被罪昏暗了的人来说，这些真理似乎是不能调合的，那就是我们所说这两项教训似非而是(a paradox)，表面上有矛盾。圣经中包含许多这样表面上的矛盾。实在说来，圣经从来没有实际上彼此冲突，只不过是表面上似乎有冲突而已，其实还是不算有。

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当我们遇到圣经表面矛盾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叫我们的理智服从圣经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千万不可拒否表面矛盾的任何一方，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注意不可以低贬某一方面或高举另一方面；简言之，我们对二者均应保持平衡。改革宗信仰在这方面所表显得特别优异。

#### 人类责任的根基

一切神学的基本问题就是：谁是神？人是什么？改革宗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就构成了人类责任的根基。

神是宇宙的主权统治者，他的主权是绝对的。我们可以说他是主权的化身吗？为这缘故，人应当对他负责任。我们虽然不能在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之间予以调合，但我们可以稳妥地说，后者是前者的结果。如果神是少有主权的，那么，人就少负点责任。神既然是绝对有主权的，人就当对他负完全的责任。某神学家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加尔文主义着重神的主权，阿民念派着重人的责任。”这是一句最糟糕的话，不值得我们去思考。很显然地，加尔文主义比阿民念主义更注重神的主权；可是，正为这个缘故，加尔文主义比阿民念主义也更强调人的责任。阿民念派岂不是教导说：“神决不强人所难，乃是以堕落的人的软弱来调整他律法的要求”吗？根据改革宗信仰，神不作如此的让步，他仍然要求人作他所应当作的。他所要求于人的，不仅仅是所谓“福音上的顺服”，他坚持人要完全的顺服。他吩咐人：“你们要完全，象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”（太5：48）。

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，这是创世记1：26—27的教训。这教训对改革宗神学来说，虽不是特殊的，但是改革宗信仰常被谴责说，它对堕落人类的见解太低。改革宗的确主张堕落的人完全被剥夺了，但改革宗信仰对“人为神所造”的确有其高尚的见解。它强调圣经教训说人持有神的形象，人之所以为人乃是因为他有神的形象。那也就是说，人生来是自由的，这样的自由是人负责的前提。因为他自由，所以他须负责任。当人在伊甸园时，神给他一个尝试性的命令，他有自由去听从或背逆神的命令。实在说来，神早已预定他要悖逆，所以他的堕落是必然的。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神的主权。可是要否认人有犯罪的自由或没有犯罪的自由，就是否认人的责任。这两种教训，表面看来，虽然矛盾，可是我们必须支持神绝对的主权与人完全的责任。

人的堕落大大地损害了人被造时神所给他的形象。这形象甚至丧失了，但还没有完全丧失。在堕落的人类中，还存有神形象的残余部分，他仍然是一个自由人。说实在地，这意思并不是说，他有真正的自由。当他面临在善恶之间有所选择的时候，他能择善弃恶，他的意志受圣经所称的“心”所控制；而在未重生的人来说，这个心是恶的。“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”（耶17：9）“原来体贴肉体的，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”（罗8：7）。然而他还是一个自由人，那就是

说，没有外面的势力强逼他去行善作恶。每次他犯罪，是因为他想要犯罪，他有一个是非意识和良心，不拘它们是如何地被罪歪曲，但它们仍对他在不要作坏事上有警惕的作用。从起初就写在人心版上的律法，还没有完全被涂抹(罗2：15)。假如被涂抹了，他就不再是一个人了，因为人心里头有神的律法，所以他仍然要负责任，所以他“无可推诿”(罗1：20)。那就是说，他是有责任的。

## 人的责任及其永远的命运

每个人的永远命运在神的预旨中已被预定了，有些人被预定得永生，有些人被预定受永死，神的预旨是不能更改的。按照人的理性来说，没有一个人要为他永远的命运负责任，但不可错谬的圣经所强调教导的却与此相反。

信靠基督是得救的先决条件。主耶稣认为，到他这里来就是信他。他说，“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，信我的人永远不渴。”他又说，“若不是我父吸引人，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。”(约6：35，44)如此说来，得救的信心乃是神的恩赐；但耶稣对当日不信的犹太人说，“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”(约5：40)，这样耶稣把他们不信的责任完全放在他们肩头上。

那一天夜晚，地大震动，腓立比禁卒问保罗和西拉说，他当作什么才能得救。他们怎么回答呢？他们是说，“救恩惟独属于神，你什么都不能作”吗？他们绝对没这么说。他们说“救恩只是为选民预备的，如果你是选民中的一位，你当然一定要得救，如果你不是其中之一，你就注定要灭亡”吗？他们没有这样说。那么，他们说“信基督是得救的先决条件，但是这是神的恩赐，神按着他的主权赐给一些人而不赐给另外一些人”吗？假使他们说了以上这些话，他们就会发表一项真理，这真理对当时的情形也是不适宜的。他们只是吩咐禁卒要信基督，并且要他知道，如果他顺服这个吩咐，他就能得救(徒16：30—31)，应当注意，如果一个罪人象禁卒那样，真想要得救，神就一定会把信心赐给他，一个人愿意得救，就证明圣灵在他心里已经动了善工，这善工必定成全。

神要叫那些被圣灵重生的人相信，他们就一定会相信。神也吩咐未重生的人相信，但这样就等于神要他们作不可能的事，除非他们先重生。这点往往被人否认。许多人说，神的吩咐暗示着在接受吩咐的人方面有顺服的能力。但这大大地损害了人的责任，人的责任远超过他的能力。

海德堡要理问答论到这点时说，在教导未重生之人是如此败坏以致完全不能行任何善事，并倾向诸恶之后，该问答书问到：“那么神要求人所不能作的是对他不公平吗？”回答是“绝不是！因为神使人能作成他所应当作的，但是人由于受罪的鼓动，凭着自己故意的悖逆，剥夺了他自己以及他所有后裔的这些恩赐”(见海德堡要理问答6—11)这不利于人的情节是何等的清楚！神要求人完全地信靠和顺服，人既然是神所造，明显可见，他就能满足那些要求：他失去行善的能力，毛病不在神，乃是他自己故意的悖逆。当然，神的要求仍然存在不可废止，比方农夫吩咐他的雇工到田里耕田，明明吩咐他要直线地犁，这个雇工就故意(非农夫的毛病)，因为喝醉酒视线不清而犁不出直的垄沟。显然可见，农夫有权利为他所下的命令要求他方履行。这个比方多少有些不合适。神不但有权利要求堕落的人完全信靠顺服他，他也坚持一切未能听从这些要求的人受到永死的威胁。

多特信经的中心教训就是，人得救乃是靠神主权的恩典。此信经是否降低了人的责任呢？绝不是。正因为他们坚持神的主权，所以他们才坚持其结果，即人的责任。该信经教导说，罪人得救的一切功德都属于神，那是多特信经的主题。它也教导说，罪人灭亡，一切的责难都归在他身上。“虽然有许多人听见福音的呼召，但没有悔改或信基督，而在不幸中灭亡了，这并不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提供的赎罪祭有任何的缺点或不足，乃是要完全归在罪人的身上。”(二：6)接着又说：“不是福音的毛病，也不是在福音中所提的基督有任何瑕疵，更不是神有任何毛病，他藉着福音呼召人，给他们各样的恩赐。那些听神

的道而被呼召的人却不肯来就基督而悔改，错就在于他们自己了。（三、四：9）

论到责任，当然也有程度上的区分。主耶稣说：“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，又不顺从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唯有那不知道的，作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。因为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”（路12：47—48）然而，我们必须注意，就是那些“不知道的”也要受责打，可是比“知道主人意思的仆人”要少受责打。

得救是一瞬间的事，那使罪人出死入生的重生是在眨眼之间发生的事。虽然如此，救恩也是一种程序，只有当罪人已经得到完全时，才算成就了。罪人在重生上完全是被动的，在重生以后所经历的种种程序，罪人是要负责任的。那就是为什么圣经吩咐基督徒“要谨慎战兢，作成你们得救的工夫”（腓2：12）的缘故了。

其实，在这里也有责任上不同的程度。无疑，圣灵往往使那些头脑不太正常或在情感上不太稳定的人得重生，当然神在这里所要求的并不象对一般神的儿女们所要求的那样强烈。那些自称为加尔文主义者往往犯了这个毛病，根据他们完全依靠神的主权之恩而得救的这些真理，他们结论说，在得救的事上，他们毫无责任。他们忘掉了所谓加尔文主义的第五特点，即通常所谓的“圣徒的坚忍”。圣经确保基督徒，在他里面动了善工的，必要在耶稣来临时完成（腓1：6），“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”（启2：10）。强调此项安全性，同时又摒斥神所吩咐的人不是加尔文主义者，他也不是一个基督徒。圣经如何把信徒在得救过程中的责任与神的主权之恩联贯起来，是值得注意的事。正如我们所见腓2：12的吩咐：“要谨慎战兢，作成你们得救的工夫。”下一节说，“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”正因为基督徒靠神主权的恩典得救，他就有责任作成得救的工夫。他不仅知道这就是他的责任，因为那使神乐意在过去，也就是他重生的时候，把主权的恩典赐给他。“作成”这个动词是用现在进行式，基督徒必须作成自己得救的工夫，因为神继续不断在他里面作得救的工夫。也可以说，为了得救，他无时无刻不倚靠神主权的恩典，直到他离开世界，因为这个恩典在他里面继续不断地工作，他必须作出他自己得救的工夫。人的责任就是神主权的結果，这件事就清楚地看出来了。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当象奥古斯丁这样祷告：“主啊，吩咐你所愿意的，赐给我们你所命令的。”